

北學編

補刊北學編序

學分南北乎曰否顧亭林先生日知錄以論語兩難矣哉章分屬南北之學似學以地殊者曰爲學而不學者言之耳夫學自宋儒而後幾判爲二曰經學曰道學尊漢儒者以道學爲空虛尊宋儒者視經學如糟粕噫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經學出於斯道學亦出於斯士不通經無以致用又烏能問所謂性道哉畿輔傳有北學編魏蓮陸先生輯之尹元孚戈芥舟兩公續之道光甲辰新城孔君刻于京師予官儀部會與校訂登斯編者自漢迄今代不乏人要皆經術湛

深事功卓著立身制行非託空談其祔饗廟廷若漢
董江都毛長公宋邵康節
國朝孫徵君諸大儒光垂史册誠不朽矣他若祀鄉
賢名宦昭忠等祠及隱逸處士諸君子其經濟學問
昭昭在人耳目間蓋合經學道學而一之正學也亦
實學也吾姻友李子鍈梅旣奉諸賢從祀　聖殿復
以此編原板無存重付剞劂俾從遊者人手一編庶
知先賢眞學問以身體力行爲要非虛談性命者比
則經術不至專於訓詁而精義淹通道學不至流於
異端而躬行無愧又何至有分門別戶黨同伐異之

弊哉然則學之爲北溪如元孚先生所云在北言北

爾而亭林謂無所用心者乃其自甘居於是編之外

者也吾願手是編者心乎是編身乎是編將處可以

師鄉里出可以佐

盛治庶有當於補刊之意而不至爲編外人歟

同治六年丁卯六月清苑王發桂序

序

昔馮少墟先生輯關學編其後中州則有洛學編湯文正公所訂也畿輔則有北學編魏蓮陸先生所集也湯與魏同學於孫徵君二編俱奉師命而成者余撫豫時既取洛學編而續之深以未見北學編爲憾嗣於徵君之曾孫用正得其書每欲倣洛學編附所見聞以就正當世牽於公事未遑也歲庚申陳情歸里適從定省餘檢魏本稍加較訂補入四人而續其後來者十三人既竣事有謂余者曰堯舜以來道學相承僅可指而數也北學原編由漢及明既載三十

餘人矣予於一方數十年中復舉十有餘人不疑於濫乎余乃喟然而歎曰正學之失傳久矣異端害眞猶在門牆之外俗儒痼蔽即在章句之中間得一二志士振奮於狂瀾既倒之時或砥節厲行或崇經翊傳蜀之日越之雪空谷之跫音也方愛之慕之表揚之不暇而敢輕爲求備乎余續訂是編在北言北亦猶之乎在洛言洛在關言關耳至於學無南北惟道是趨五事五倫昭如大路學者讀是書而興起拔乎俗而不爲苟同志於道而不爲苟異千里百里有若比肩而立者孔曾思孟而還濂洛關閩其揆一也嘻

得而歧之視此爲北方之學也哉因識僣端時以自

勗且望後之學者相續於無窮云

乾隆八年歲次癸亥夏四月朔博陵後學尹會一敬

題

北學編凡例

一前續洛學編原本率從其舊今續編北學間易舊本者非敢僭妄因傳刻多譌且體例不符校訂苦心亦魏先生之所諒也

一原編不載韓太傅東廣微劉獻之似屬遺漏今兼採史漢儒林傳補之

一原編專為搜輯理學而於節義經濟雖光昭史册者亦不輕入但學如楊椒山先生似不得專以氣節目之今特增入原編并附數語於傳後以質同人

一韓文公家世於送李愿序內自稱昌黎似可以正唐書之訛但祖父墳墓俱在懷孟其爲修武原籍無疑所以稱昌黎者唐重族系宰相韓休本昌黎人故以此著姓猶云瑯琊王隴西李之類耳且自遠祖實係昌黎亦與二程子之先世居博野相同不敢仍附至邵康節孫徵君俱產於北後寓中州故不妨兩編並載

一編內續補

昭代名儒皆蓋棺論定者其間有詳有略詳者因其全傳若行述墓誌無可蒐羅而通志所載事蹟

寥寥則不得不從畧以俟高明補所未逮

一敦行爲正學督脈故茲編所載重在事實間取著述之多者亦必生平節行無甚可議若言雖多名雖盛而出處大節未免有虧則不敢隨聲濫入致遺訴病

一蔚州已隸京畿魏環極先生自當依直隸通志入於此編磁州張尙若先生亦然

一晚學孤陋僻處鄉園採訪懼多遺漏且潛德懿行久而彌光後有所聞當再續輯

尹會一謹識

北學編姓氏

漢

董江都先生

韓太傅先生

毛長公先生

盧子幹先生

晉

束廣微先生

後魏

劉孝廉先生

唐

宋

金

元

明

秦教授先生

賀醫閭先生

王端溪先生

劉敬之先生　附同里劉伯瑜圭宗一

楊椒山先生

蔡溪濱先生

李仲仁先生

宋哲陽先生

趙忠毅先生

魏樂吾先生

北學編續輯姓氏

大清

孫徵君先生

杜徵君先生

王五公先生

刁蒙吉先生

魏果敏先生

陳半千先生

張僑若先生

魏蓮陸先生

張武承先生

顏習齋先生

李恕谷先生

王或庵先生

馮周溪先生

北學編續輯姓氏

大清二

補遺

明

孫徵君原序

余輯理學宗傳成張仲誠梓於內黃因與湯孔伯商搜洛學一編與魏蓮陸商搜北學一編壬子冬魏子持北學編索序余謂學術之廢興繫世運之升降前有創而後有承人傑地靈相需甚殷亦後學之大幸也居其鄉居其國而不能盡友鄉國之善士何能進而友天下友千古哉以編中所載諸先正各有面目其出處隱見立言制行雖有不同要皆願學孔子不待文王而興之人故董韓而後若器之靜修伯玉學本朱程克恭儕鶴伯順力肩陳王因念紫陽當五星

聚東井之際及其身不免於偽學之禁陽明功在社稷當日忌者奪其爵禁其學非兩先生之不幸誠世道之不幸也我輩生諸賢之後自待豈宜菲薄藐子蚤歲弁冠亟亟於表章前喆自任則其居心可知矣編已成始獲見王端溪公所著海樵子七篇念去端溪之居周衺不越數百里某生與公上下不踰數十年而聞見固陋至此益知余宗傳之多遺不敢謂北學之無遺也率題數語以引其端

北學編卷之一

上谷魏一鼇蓮陸輯

漢

董江都先生

先生名仲舒廣川人今景州少治春秋其傳公羊氏也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先生以賢良對策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先生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問曰

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先生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虖繇此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徒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於三仁猶碔砆之與美玉也王曰善先生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

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先生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示諸儒先生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吏當死詔赦之後遂不敢復言災異先生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先生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先生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帝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先生恐久獲

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先生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元文宗時從祀孔廟明太祖追封江都伯

尹會一曰漢興學術未明武帝始知尊崇孔子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董子

發之洵大有功於世劉向稱其有王佐之才伊呂無加惜未究其用也賢良三策實能見道之大原而深契乎內聖外王之學其告君必以堯舜而求其端於天推其本於正心盡其事於設誠致行舉其要於擇吏養賢立教更化久爲藝林所傳誦故不具載考其生平可謂知仁誼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矣蓋孔孟後繼承道統之人匪直北地儒宗也

韓太傅先生

先生名嬰燕人也爲人精悍處事分明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王太傅先生推詩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閒言詩者由先生先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閒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韓生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

尹會一曰韓太傅爲人史記儒林傳具之矣詩外

傳世所共聞讀漢書又知其深於易也

毛長公先生

先生名萇字長公趙人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其學術淵源於卜子夏家傳訓詁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淸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序由庚六章與儀禮台視齊魯韓詩最後出而解經獨爲近古先生每說詩獻王悅之詩傳盛行於世謂之毛詩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阿武令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謝曼卿曼卿爲之訓授東海衛宏至鄭康成爲之箋而齊魯詩俱亡韓詩亦失其傳惟毛詩立於學宮

唐太宗時從祀孔廟宋眞宗時追封樂壽伯
尹會一曰孔庭之教學詩爲先詩亡然後春秋作
學者盡難言之程子於漢儒亟稱董公毛公謂其
最得聖人之意北學於斯爲盛矣原編稱大毛公
稽之文獻通考則魯人毛亨也漢書儒林傳稱毛
公而不名後漢謂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以此
爲徵故不復以大小别之云

盧子幹先生

先生名植字子幹涿郡涿人身長八尺二寸音如洪鐘少與鄭玄俱受業馬融融外戚豪家女倡歌舞列侍左右先生侍講積年未嘗一轉盼融甚敬之其學無所不窺研精而不守章句更不好詞賦性剛毅有大節負濟世之志嘗爲九江廬江太守俱有恩信蠻夷賓服仕至尚書董卓謀廢立羣僚唯唯先生獨抗義不阿卓將誅之蔡邕素與先生善往請於卓又議郎彭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誅之天下震怖乃罷去先生懼不免乃詭道從轘轅出卓果使

人追之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未幾卒卒時敕其子葬於土穴不用棺椁附體惟單帛而已後曹操過涿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宜有殊禮爲式其墓并致祭焉子毓知名

魏崑林曰先生之行無論其他即不肯隨董卓廢立方是讀書人不然谷永劉歆雖讀書萬卷何益

晉

束廣微先生

先生名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疎廣之後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改姓焉先生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志曰陽平束廣微人莫及也太康中郡界大旱先生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謂誠感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束長生性沈退不慕榮利作元君釋以擬客難張華見而奇之召

爲掾轉左著作郞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古塚得竹書數十車武帝以其書付秘書先生在著作得觀隨擬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郞年四十卒市里爲之廢業所著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

後魏

劉孝廉先生

先生名獻之博陵饒陽人少孤貧雅好詩傳受業於渤海程元後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歎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時人有從先生學者先生輒謂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屩從師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皐魚之嘆方乃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

束修不易受之亦難敢布腹心子其圖之由是四方
學者高其行義而希造其門詣春秋每講左氏盡隱
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須復解由是弟子不能
究其說後本郡舉孝廉逼遣之至京稱病而還高祖
幸中山詔徵與內校書固以疾辭魏承亂後五經大
義雖有師說而海內諸生每有疑滯多決於先生撰
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二卷毛詩序義一卷行世

唐

孔司業先生

先生名穎達字仲達衡水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通步歷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臣集東都詔國子秘書學士與其論議先生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耻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元感家得免隋亂避地虎牢唐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數以直言進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

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涖衆若其據尊極之位衒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除國子司業旋拜祭酒侍講東宮太子稍不法先生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後致仕卒陪葬昭陵諡曰憲初先生與顏師古等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詔改爲正義子志孫惠元三世俱爲司業時人美之

李習之先生

先生名翺字習之趙州人涼武昭王後裔也貞元中舉進士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天子克淮蔡天下想望治平而帝意稍怠先生疏上正本六事又以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建言人之行自非大善大惡暴於世者必訪於人人不能周知必取其家行狀謚牒質之然爲狀者類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溺於文而忘質故無所考信請自今作行狀者必指事載功則賢不肖自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爲直言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

以爲忠無爲淨稱不者敕考功勿受文依質者始下太常牒史館定謚詔從之再遷考功員外郎嘗入中書面數宰相李逢吉之過退移病滿百日欲自免去逢吉表爲廬州刺史時州旱疫逋亡載路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窶戶仍輸賦先生下令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萬二千緡貧弱以安太和初入爲諫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坐舉栢者宣諭滄州不稱左遷少府少監後歷桂管湖南觀察使徵爲刑部侍郎檢校戶部尚書出鎮山南東道卒謚曰文有司以先生從韓昌黎爲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定謚

求同先生性剛直論議無所屈好推轂賢士韓文公嘗與言今天下汲汲於士者獨君與愈耳先生曰公好士惟於能文章稱附己者不然則不能翔惟其賢是以不同又嘗以書責裴晉公居相位道不行忍恥內媿不引退其忠告如此是時士並學古文辭游心於三代兩漢之盛而鮮志於其本先生獨求端於性情動靜之際以發誠明之要作復性書三篇吳郡陸傪見而嘆之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又以爲生民之大法莫大於井田著平賦書以明其可復常言曰行己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宏用心莫如直進

德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其功夫近裏如此

尹會一曰唐之有道而能文者韓李並稱而韓尤著或以昌黎歸入洛學爲茲編之憾然讀先生復性書發中庸之蘊所以自勉而警人者甚至是時年才二十有九志於道德而自懼未及儒夫聞之足以有立矣

宋

邵康節先生

先生名雍字堯夫范陽人幼從父古徙其城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先生從受學嚴事之即旅宿飯必𥚃坐必拜也刻厲自進蔬素不厭寒不鑪暑不扇夜不就枕席數年道既通慨然嘆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及四方可乎於是走吳適楚周流齊魯梁晉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結廬洛上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浩然樂也講學於家未嘗强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先生德器粹然

望之可知其賢然淸明坦易不事表暴不修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間燕笑終日不取甚異於人也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大夫過洛有不之公府而必至先生之廬者病畏寒暑當大寒大暑時輒不出常以仲春秋乘小車行遊洛城中隨意所之士大夫家聽其車聲爭倒屣迎致或留三五宿或至經月忘返與人言依於孝弟忠信以風諭於道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才者多矣程純公每見之退輒太息以爲內聖外王之學也遠近學者從問

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問與深知論天下事雖究心世務者不及也新法行監司承風旨爲嚴切吏州縣者若操切不可爲爭欲投劾去先生勉之曰此賢者盡力之時新法誠嚴第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徒投劾何益先生少以才自雄欲樹功當世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曰病且老不復能爲從事矣熙寧十年夏感微疾笑謂司馬溫公曰死生亦常事伊川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先生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一日有新報先生問何事曰某事先生曰我將謂收却幽

州也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生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媿以是夜五更捐館明道誌其墓曰自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可謂安且成矣元祐中韓維尹洛請謚於朝常博歐陽棐議曰雍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爲學者之患在於

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眞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易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按謚法溫良好善曰康能固所守曰節謚曰康節先生所著皇極經世六十卷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爲之序

先生子伯溫字子文入聞父教出與司馬溫公二程交故所聞日博以薦授大名府教授調長子尉

章惇嘗事康節因與伯溫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之理盡矣苟其信也則人之讐怨可忘矣惇時爲相方興黨獄故伯溫以此諷之徽宗即位伯溫上書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戒勞民用兵語極懇惻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康節常語伯溫曰世亂蜀安稍可寄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注皇極經世其言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至正應變無方之謂道以道明道道非可明以物明

道道斯見矣物者道之形體也生於道而道之所
成也故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謂得
道而忘物則可矣必欲遠物而求道不亦妄乎
先生門人周長孺字士彥開州人爲共城縣令師
事先生告以先天之學士彥故性剛過事輒發既
從先生淡然若無意於世者季弟直孺怪而問之
士彥曰此吾得於先生者士彥在共城獵有兎起
草間自射中之即其處不復見兎有石刻其文曰
士彥當都而卒後士彥每至京師不暫留治平末
以都官員外郎知劍州普城縣卒喪歸過洛貧不

能行康節留其家經紀甚備敎其子緜明以學問爲娶程伊川先生之姪後登元祐三年進士

是仲明曰康節先生德器粹然淸而不執和而不流樂天之中時寓憂時之意其量極大其心極細其才極密其機極警惜世無用之者富鄭公號稱知己而以簿丞薦是驥足而困之以鹽車宜乎其不就也生平之蘊世皆知其具於皇極經世而不知多寓於擊壤集誦其詩可以想見其人而或以術數少之可嘆也夫

劉器之先生

先生名安世字器之魏人從學司馬光光教之以誠自不妄語始宣仁太后臨朝擢爲右正言章惇以强市崑山民田罰金先生言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相交結天下之人指爲四凶今惇父尙在而別籍異財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不報遂請外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惡之黜知南安軍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駕英州安置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議雖不行猶徙海州惇與京卞必欲寘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諷令過先生脅使自裁又擢一豪吏爲

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未至海守先遣其客來先生所勸其善自爲計先生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死依而行之客密從僕所竊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而嘔血死故先生得免昭懷后正位中宮惇卞復議之時鄒浩亦貶詔以檻車收二人付京師行未數驛而徽宗即位赦復至先生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經然後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會布又惡之蔡京相復連七謫宣和七年卒年七十八先生儀狀魁碩音吐如鐘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母曰諫官天下諍臣

汝父欲爲而弗得汝今幸得居此當捐身以報國若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故先生在職累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辯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威目之曰殿上虎云平生不作草書不愛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則象司馬光常曰溫公言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右手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及其成功一也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一箇誠縱横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終日其樂無窮常與其徒馬永卿言曰紹聖初

某謫嶺表北望中原慨然永嘆念惟先人遺體遠投炎荒不復生還忽憶司馬溫公之言北人處烟瘴之地惟絕嗜慾可以不死趙淸獻欲絕不得乃掛父母像於臥側以自儆自偃臥其下而使父母儼然臨之瀆亦甚矣卜居宋鄰杜門屏跡人不得見其面然田夫野叟市井細民以爲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蘇軾論元祐人材曰器之眞鐵漢不可及也先生死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塚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

魏一鼇曰先生之學終身只一誠字賊臣不能殺

烟瘴不能病東坡鐵漢之衰非過譽也世人口頭

講說到利害臨身一毫用不着皆邪想之流耳

劉立之先生

先生名安禮字立之河間人其父與程子有舊數歲而孤程子收養於家自言事明道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問臨民明道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後官晉城以循吏稱郭雍稱其及門最早精於吏事云

金

高正之先生

先生名仲振字正之遼東人博極羣書尤深於易及皇極經世書隱居嵩山安貧樂道足不涉城市山野小民亦知敬之

北學編卷之二

上谷魏一鰲蓮陸輯　博陵尹會一元孚訂

元

劉文靖先生

先生名因字夢吉容城人生之夕父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旣覺而生乃名曰駰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先生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言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才器超邁日閱方策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國子司業硯彌堅教授眞定因從之遊同舍生皆不能及初治

經循覽訓詁疏釋輒嘆曰聖人精意殆不止此及得
周程張邵朱呂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
也嘗評四子之學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
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
類此早喪父事繼母孝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
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
有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聞其名往往來謁多遜避不
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為傲弗恤也嘗愛諸葛孔明靜
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不忽朮以先生學行薦
於朝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宮中命贊

善王恂教近侍弟子恂卒乃命先生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壽丁內艱後有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先生以疾固辭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與年四十五卒無子聞者嗟悼虞文靖稱先生人品英邁卓然不可企及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追封容城郡公諡文靖所著有署書精要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先生所自選又有文集十餘卷小學四書語錄皆生徒所錄易繫辭說乃先生病中親筆云門人有安敬仲烏叔備林起宗王綱劉英梁泰李蒙王果李貞杜蕭等敬仲有別傳

林起宗自幼力學嘗從先生遊深得道學之指既而教授於鄉後學多宗之嘗著志學指南心學淵源二圖及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諸圖孝經圖解小學題辭發明曾庵家說等書

王綱新安三台人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綱竟以憂終先生爲銘其墓

劉英字厚蒙三台人遊靜修之門研精至理不求聞達早歲爲吏歆聞靜修之學折節相從先生始則拒之甚嚴終則與之甚厚先生卒遂深隱

先生同時有梁至剛字浩然新安人好論古人該

至理仕進之心淡如也與先生講學昕夕不倦人勸之仕則曰堯舜之世尚有巢由吾何仕乎隱居終身號曰南溪老人先生有南溪行

李仲字希直安亥人以館陶訓導陞容城教諭上疏言劉靜修爲前元一代大儒應祀孔廟章數上未允告歸與弟都御史侃同日得旨歸里籍於容城私淑靜修之學

張處士紹烈字希古先世系出江右有宦容者遂籍焉雅慕靜修先生以爲孟軻復起其師李仲卒處士廬墓側編輯遺文成化年棄諸生益肆力靜

修文集數上疏請從祀又感憤時事疏請潔犧牲御經筵抑奔競去淫詞息異端遵正道崇先儒興學校修馬政御邊疆前後二十餘條正德時上數出游戲羣小弄柄處士復上疏救賜冠帶蒙徵書擢用固辭逆瑾專權處士先縉紳彈劾數千言被法司禁錮有門弟解援得脫歸里七日不食臨終與生徒輩講易厲薰心一爻衣冠正坐而卒侍郎王寅處士門人也侍講無異童稚孫徵君嘗謂處士孤直果敢獨行一意其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人視之爲迂爲怪彼卒之爲性爲常與其師李伸

皆篤信靜修故皆得配饗

安敬仲先生

先生名熙字敬仲號默庵眞定藁城人祖滔父松皆以學行著先生聞劉靜修之學心向慕焉將與定交而靜修已歿乃從其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說蓋自靜修篤信朱子之書實力踐行其教人必尊朱氏然靜修爲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遏先生則簡靚和易專務下學其用功平實切密可謂善學朱子者家居教授數十年四方來學者多所成就既歿鄉人爲立祠於藁城之西筦鎭門人蘇天爵爲輯其遺文而虞集序之

竇子聲先生

先生名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避亂德安得伊洛性理之書自謂學從此始歸隱大名與姚樞許衡講學蘇門至忘寢食繼還肥鄉以經術教授鄉里元世祖在潛邸遣使召之遂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而微服踵其後先生不得已乃拜命旣至問以治道首以三綱五常爲對且曰失此則無以立於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旣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一日三召奏對皆稱旨自是敬待加禮世祖問今之明治道者先生薦姚

樞卽召用之俄命皇子從先生學賜以玉帶鉤諭之曰此金內府故物汝老人佩服爲宜且使我子見之如見我也久之請南還命大名順德各給田宅有司歲具衣物以爲常世祖卽位召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先生對曰犯顏諫爭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天澤時宣撫河南帝卽召拜右丞相以先生爲翰林侍講學士時平章政事王文統頗見委用先生在帝前面斥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久居相位必禍天下帝曰然則誰可相者先生曰以臣觀之無如許

衡帝不悅而罷文統深忌之乃請以爲太子太傅先生辭曰太子位號未正臣不敢先受太傅之名乃復以爲翰林侍講學士俄謝病歸未幾文統誅帝追憶其言謂近臣曰曩言王文統不可用者惟竇漢卿一人耳召還賜第京師命有司月給廩祿國有大政輒以訪之先生言三代所以風俗淳厚歷數長久者皆設學養士所致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帝嘉納之先生常與劉秉忠等侍立帝前先生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爲可君曰否臣亦以爲

否非善政也明日復侍帝於幄殿獵者失一鶻帝怒侍臣或從旁大聲謂宜加罪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旣退秉忠等賀先生曰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先生旣老不視事帝數遣中使以珍玩及諸品物往存問焉至元十七年加昭文館大學士卒年八十五訃聞帝深爲嗟悼厚加賻賜皇太子亦賻以鈔二千貫命有司䕶送歸葬肥鄉先生爲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與人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帝嘗謂侍臣曰朕求賢三十年得一竇漢卿又曰如竇漢卿之心

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可謂全人矣後累贈太師封
魏國公謚文正子㸚集賢大學士

蘇伯修先生

先生名天爵字伯修眞定人爻志道歷官嶺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和林大饑救荒有惠政時稱能吏先生舉進士第一授修撰擢江南行臺御史明年錄囚於湖北地僻遠民獠雜居先生冒瘴毒徧歷其地盛暑篝燈治文書遇疑獄立剖拜監察御史在官四閱月章疏凡四十五上自朝廷政法利病以及稽古禮文閭閻幽隱知無不言充京畿宣撫使詢民疾苦察吏姦貪都人有包韓之譽忤時相意竟坐不稱職罷歸有妖寇自淮右蔓延江東詔仍淛江行省參知

政事總兵于饒信克復六縣其方略之密節制之嚴雖老師宿將不能過也以憂勞積病遂卒於軍年五十九先生爲學博而知要長於紀載嘗著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文類七十卷詩藁七卷文藁三十卷時中原前輩凋謝殆盡先生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討論講辯雖老不倦學者因所居稱爲滋溪先生在鄂爲大參時刊布伊洛淵源錄置郡學其他所著有松廳章疏五卷春風亭筆記二卷遼金紀年黃河原委未及脫藁云

董太初先生

先生名朴字太初順德人自㓜强記比冠師事樂舜咨劉道濟慉然有求道之志至元十六年用提刑按察使薦起家爲陜西知法官未幾以親老歸養尋召爲太史院主事復辭不赴皇慶初詔以翰林修撰致仕延祐三年無疾而終年八十有五先生事親孝與人交智愚貴賤一待以誠或有犯之者夷然不與之校中山王結曰朴之學造詣既深充養交至其爲人淸而通和而介君子人也家近龍岡學者稱爲龍岡先生云

伯顏宗道先生

先生名師聖字宗道世居開州濮陽縣生三歲常以指畫地或三或六若爲卦者六歲從里儒授孝經論語卽成誦早喪父其兄買經傳等書以資之日夜誦不輟稍長受業宋進士建安黃坦坦曰此子穎悟過人非諸生可比因命以顏爲氏且名而字之久之坦辭曰余不能爲爾師羣經有朱子說具在歸求之可也年弱冠卽以斯文爲已任鄉之學者來相質難隨問隨辨咸解其惑中原之士聞而從遊者日益衆至正四年以隱士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預修金史旣

畢辭歸復起為江西廉訪僉事數日以病免及還四方來學者至千餘人其為學專務真知力踐不屑事舉子詞章而必期措諸實用士出其門不問知其為伯顏氏弟子異端之徒亦多棄其學而學焉十八年河南賊蔓延河北先生言於省臣將結其鄉民為什伍以自保而賊兵大至乃渡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萬家至磁與賊遇賊知先生名士生刼之見賊將誇以富貴先生罵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死之年六十有四有司上其事贈奉議大夫謚文節太常謚議曰伯顏無城守之責又無在官之義以平生有用

之學成臨難不奪之節乃古之所謂君子人者時以
爲確論伯顏平生修輯六經著述皆燬於兵

王祭酒先生

先生名恂中山人生而穎悟及長與楊恭懿皆篤信閩學爲太子伴讀太子問學先生曰在正心許衡言人心如印板板不差雖摹千百本不差板一差摹之無不差者故要在正心太子深然之授國子祭酒師道卓然居父喪致毀卒

王文忠先生

先生名結字儀伯定興人祖遜勤徙家中山先生嘗從太史董朴受經深於性命道德之藴年二十餘遊京師上執政書陳時政八事曰立經筵以養君德行仁政以結民心育英材以備貢舉擇守令以正銓衡敬賢士以厲民節革冗官以正職制辨章程以定民志務農桑以厚民生其言剴切時宰不能用仁宗在潛邸或薦先生充宿衛乃集歷代君臣行事善惡可爲鑒戒者日陳於前仁宗嘉納焉武宗卽位立仁宗爲皇太子以先生爲典牧太監近侍以俳優進先生

言昔唐莊宗好此卒致禍敗殿下方育德春宮視聽
宜謹仁宗優納之仁宗卽位遷集賢直學士出爲順
德路總管敎民務農興學孝親弟長戢奸禁暴悉登
於書俾朝夕閱習屬邑有唐魏徵宋璟墓乃祠二公
於學表其言論風旨以勵多士改督東昌路境有黃
河故道而會通堤過其下流夏月潦水壞民麥禾先
生疏斗門以泄之民獲其利至治二年參議中書省
事時拜住爲丞相先生言爲相之道當正己以正君
正君以正天下除惡不可猶豫猶豫恐生他變服飾
不可奢僭奢僭則害及於身丞相是其言薦名士宋

本韓鏞等十餘人泰定元年遷集賢侍讀學士會有月食地震風烈之異乃昌言於朝曰今朝廷君子小人混淆刑政不明官賞太濫故陰陽錯謬咎徵薦臻宜修敬事以弭天變遼東大水亟請於朝發粟以賑饑民天歷初進中書參知政事時方遣大臣迎周王於北邊近侍有求除拜賞賚者先生曰俟天子至議之初上都之變失皇太子寶及更鑄新寶近侍請視舊制加大先生曰此寶當傳儲嗣不敢踰舊制也近侍怒譖誣日甚罷爲集賢侍讀學士以內艱不起元統初拜中書左丞中宮命僧尼於慈福殿作佛事已

而殿災先生言僧尼褻瀆當坐罪左丞相疾革家人請釋重囚議之不可先時有罪者北人則徙廣海南人則徙遼東去家萬里往往道死先生請更其法移鄉者止千里外改過聽還其鄉因著爲令職官坐罪者多從重科先生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貪墨雖多然士之廉恥不可以不養也聞者謂其得體至元元年詔復入翰林養疾不能應詔二年正月卒年六十有二先生立言制行皆法古人故相張珪曰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晚邃於易著易說一卷及卒公卿唁於朝士大夫弔於家曰正人亡矣

後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忠有詩文十五卷行世

明

黃孟淸先生

先生名潤玉字孟淸世爲鄞人十三歲時改元永樂命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詣官請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踰年抵京授廛北城外十里所沙漠無人烟先生與同役築室成比閭傾貲給徭賦墾圃鬻蔬以爲生人不堪其劬瘁先生安之稍隙輒肆力於學以己心爲嚴師而蘄造於賢聖擇然後語行無所苟焉京有富翁僅一女招先生寓宿其家而同買先生辭或問之曰瓜

田不納履也補郡庠生魁京闈會試授建昌府學訓導丁艱憂改訓南昌拜行在交阯道監察御史出按湖廣平生著述甚富以朱子嘗欲編禮記附儀禮乃取儀禮析爲四卷以禮記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首末而各疏其義又以五禮獨缺軍禮因取周官大田禮補之而以禮記諸篇載田事者附焉别爲一卷通五卷爲之註釋曰儀禮戴記附註以小學四書諸經註家或遺或誤撰經書補註以大學中庸旨皆淵與撰學庸通旨其他備論理事曰南山錄雜著詩文曰南山稿皆藏之家家居二十載壽八十有九而卒

秦教授先生 畿輔通志作順天八

先生名亨字子貞大名郡庠生究性理之學通五經尤長於易以易學見知於文皇帝召至京師欲處以顯職力辭願就教乃除茌平教諭調利津縣尋陞四川永寧府教授所至訓迪有方從尚書黃福征交阯多贊畫功乞休歸學者猶質問經史正統間疾卒郡守李瓚覩其遺文知學有本源舉以配祀劉忠定祠

賀醫閭先生

先生名欽字克恭别號醫閭遼西人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翫讀爲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世卽用我我奚以爲用卽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旣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後薦授陝西參議以老病母憂辭且陳四事一曰貧眞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陳獻章當世大賢爲士大夫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宜深鑒已往之弊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

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疏入報聞允僻義州以守臣貪故聚衆縱火刼財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先生聞往諭之曰渠輩既知悔即不殺人可解己而有言畢至且勦者衆復呼譟曰賀黃門無譏語趨跪其門先生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爾曹第不殺人必宥爾無恐衆遂定先生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婚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手不釋卷

王端溪先生

先生名崇慶字端溪大名府開州人性廉介有孝行讀書有志於正學師事湛甘泉正德戊辰舉進士初授戶部主事疏斥逆瑾爲武宗嘉允已以論事下錦衣獄給事王元凱申救降壽康驛丞後爲山西冀南副使闢邪恢正昭道啓學之功百年所未有以母老乞歸退畊澶淵之野安貧樂道若將終身尋由遷東苑馬寺卿起禮部左侍郎知貢舉歷官南京吏戶禮三部尚書多所建白卒贈太子太保所著有五經心義元城語錄解端溪文集行世祀鄉賢先生著海樵

子七篇內云物莫大於人人莫大於道故學道則明明則通通則變變則有為是謂天下至學彼不知者方以道學歸之迂流曲士而不揣者又從而輒以道學自任哀哉

先生同里劉珂字伯璐少孤奉母至孝登嘉靖癸未進士未授官即上疏乞終養呂涇野雅重之贈以詩有曾子終能傳一貫孝經眞脉未曾差之句既歸里足不履公府定省之暇惟授徒講學平涼趙太史時春出其門後母卒哀毀過禮已而授刑部主事歷郎中以廉平著聲時有貴戚干犯法紀

諸司皆避事大司寇委重珂珂乃立爲剖判卒無異議尋擢陝西僉事甚著勞績上特勞以金幣歷陞本省副使俱有清譽然於仕進澹如也遂乞休歸又同里王處士名循吉字宗吉潛心理學不事舉業齋居大成殿讀書十年著五經圖說及帝王憂世心法諸圖說獻於世宗下大臣議其奏云此理儒也欽賜處士號旌以銀幣遣歸教授生徒端溪深爲契賞

劉敬之先生

先生名誠字敬之世家雞澤賦質明粹幼知向學不煩督勸弱冠登天順丁丑進士擢翰林院檢討輔導德王尋陞秀王府左長史王薨改寧國府同知遷湖廣右叅議童時喪父悲哀毀瘠如成人事母以孝聞家貧爲童子師資束脩爲養既仕凡俸祿所入悉歸於母錙銖不入私室客至具盤飧必先以甘旨進母然後出待客終其身以爲常嘗以公事涖施州久不見母一日方治文書忽潸然不自勝從吏請其故曰吾思吾母不得見耳兄早喪事寡嫂以禮少從閻子

輿學易旣登第窮探力索務求四聖之旨嘗謂焦贑易林專取納甲飛伏非弄聖法乃作周易衍辭其文奥雅深於易者韙之其爲長史以禮輔王多所啓沃作千秋日鑒錄以獻王嘉納及王就國在途淹留上章懇諫王卽筆程以進抵國羣小欲毀孔子廟以廣王宮力諫得不毁嘗讀書西伯戡黎主吳氏說曰戡黎者武王也右長史趙銳主孔氏說曰戡黎者文王也先生曰紂都朝歌黎在畿內豈有人臣伐畿內之國尙能退就臣位乎此乃孟津之兵首事於黎耳在當國凡所設施務安利其民不恃聲威及在湖南所至

教民築陂塘以備旱潦嚴保伍以防盜竊其化民振俗嘗引古誼諭之不加笞罰或譏其迂曰吾道如是也成化十六年疾亟以手拊牀曰我死不足惜第念老母不獲終養耳遂卒卒之日囊無寸帛幾不能殮賴僚屬相率致賻乃克歸其喪

楊椒山先生

先生名繼盛字仲芳號椒山容城人嘉靖丁未進士幼遭家難貧甚力學艱苦初仕爲南京吏部主事從尚書韓邦奇學樂三月而得其數手製十二律吹之聲畢和邦奇大喜盡以所學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兵陣之書相授先生徧習之曰此儒者餘事也會諸僚有講學者先生又從講學人謂此曹多立黨作僞鼓譽先生曰道者吾性分之所當爲可逆億人之僞而不爲耶轉兵部員外郎咸寧侯仇鸞議開馬市冀與俺答搆幸免賊闘固恩寵部議推先生先生具疏條

開市五事部尚書聞之曰如此則馬市不可開矣遂別遣主事行先生乃奏言十不可五謬疏入帝頗心動下大臣八人會議時鸞寵方盛皆中傷附和許開市而鸞復進密疏先生遂逮獄訊謫狄道典史故事謫官者不事事先生乃日求民利病興革之疏洮水以灌場圃開煤山以省薪芻立書院以教諸生築道統祠上設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位前列左爲周公右爲孔子兩壁側則顏曾思孟漢董仲舒隋王通唐韓愈宋周程張朱元許衡劉因明薛瑄諸賢以示師法於是士知向往番民信愛之呼曰楊父比去

哭送者千餘人遷諸城知縣月餘調南京戶部主事已召入遷刑部員外郎旋改兵部武選司先生念起謫籍一歲官四遷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遂因元旦日食具疏劾大學士嚴嵩專權誤國十罪五奸其略謂高皇帝詔罷丞相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壞祖宗之成法罪一權者人君統御天下之具嵩何陛下喜怒擅作威福竊君上之大權罪二人臣善則歸君過則歸己嵩將上諭及所進揭帖刊板頒行欲使天下後世謂朝廷善政盡出於彼掩君上之治功罪三陛下令嵩票本取君逸臣勞之意也嵩何所取而令

子世蕃代票是嵩既以臣而弄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操父之柄縱奸子之僭竊罪四邊事廢壞由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欲令孫得官故援其表姪歐陽必進爲兩廣總督竄名奏捷冐朝廷之軍功罪五仇鸞以貪虐論革世蕃受賄薦爲大將引背逆之奸臣罪六俺答內犯兵法正宜擊其惰歸嵩乃戒汝夔無戰及汝夔逮治而後知爲嵩所紿誤國家之軍機罪七考察巨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厲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善類專黜陟之大柄罪八吏兵二部尤大利所在將弁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士卒有司納賄於嵩不

得不措恤百姓失天下之人心罪九先朝風俗淳厚至嵩當國以守法爲固執以彌縫爲通敏以清介爲矯激以奔競爲練達壞天下之風俗罪十嵩有此十罪昭人耳目而陛下不知者蓋有五奸以濟之嵩以厚賄結陛下左右凡聖意所在嵩皆預知是陛下之侍從皆賊嵩之間諜也通政納言之官嵩令義子趙文華爲之疏到必有副本送閱先事彌縫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也嵩畏廠衛緝事令子世蕃締結姻親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也嵩畏科道多言進士非親知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

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也科道旣入其牢籠而部臣之有才望者亦網羅門下聯絡蟠結深根固蔕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腹也五奸一破則十罪立見陛下或召問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勒令致仕以全國體疏奏帝怒嵩見內有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爲罪密搆於帝帝益怒下詔獄問何故引二王先生曰非二王誰不懾嵩者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侍郎王學益嵩黨也欲坐詐傳親王令旨律論死尚書何鰲不敢違竟成獄先是嵩膺鸞起爲將

後知帝疑鸞欲掩初迹更互相排觝鸞敗先生內遷嵩與有力及入反見劾怒遂不可解會都御史張經李天寵以失機坐辟嵩揣帝意不赦比秋審因附先生名並奏得報其妻張氏伏闕上書請代死嵩屏不奏遂棄西市年四十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初先生之將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却之曰椒山自有膽何用蚺蛇爲及入獄死復甦太息曰嗟夫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已又醒人死生固甚易也益脫然將部諸司皆憚嵩拘繫之甚固先生碎磁盌自

割腐肉肉盡筋挂膜復自截去獄卒執燈顫欲墜先
生意氣自如胡審時觀者塞衢皆歎息有泣下者後
七年嵩敗穆宗立鄒直諫諸臣以先生爲首贈太常
少卿謚忠愍予祭葬任一子官已又從御史郝杰言
建祠保定我
朝順治十三年
世祖章皇帝御製文二篇勒石旌之
尹會一曰編內不載椒山先生豈以北方多節義
未可勝書耶抑先生忠烈彪炳人間無藉此編之
傳耶孫徵君畿輔人物考書先生傳後云使公不

以忠死必且爲理學之宗夫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君子之學孰大於是信如徵君言古之學者以忠見先生之學以死掩乎余謂氣節之與道學固不能不分若先生者無所不學而又見其大觀其言曰道者吾性分之所當爲可逆億人之僞而不爲耶嗚呼學如是足矣

蔡洨濱先生

先生名靉字天章寧晉人幼聰慧父授句讀九歲解文義十五歲父卒哀毀成疾三載始愈母督教益嚴遂殫力爲學一日見有威逼人命當出贖者家貧父逼令自盡乃出麥三十石代贖之鄉人十三名被誣爲盜官司欲致之辟先生力白當事得釋邑中之書籍出貲購求會集同志者講習登己丑進士任行人從韓苑洛湛甘泉二先生講學甘泉稱其體認力行不尙語言出使大同藩王督總饋遺皆不受授浙江道御史巡視東城禁革太倉夙弊擒獲大盜都城肅

清査盤内庫隨奏太監宋某太倉卿陳道瀛侵盜奸弊兵部尚書毛以俟決總兵十人疑義相咨先生答云衆寡不敵難坐以死毛甚稱服一時十人俱獲宥免差南直隸刷卷發鎮守太監王德留守王桓鳳陽知府曹侵盜夙弊復岳忠武祭田給其後人岳淸巡按河南鈐制皇親王府理寃獄表節義修前賢之祠典水田之利以及恤災傷黜貪酷善政班班也回都以論事下獄兩京言官曁撫按薦舉至三十疏始得起用丁母憂服闋政河南道復因事落職家居教授生徒遠近從遊者三百餘人乃建書院於浚水之陽

置田三十頃以給生徒諸凡讓產贍族修文廟置學田立小學以教貧家子弟行鄉約使人知事其父兄古鄉賢墳墓十有三處其置祭田五頃俾各族生儒供祀平生自奉儉素不嗜聲伎凡有積輒散之教人以躬行孝弟爲本鄉里有無狀者一來見卽釋然嘗語人曰但求在己無失在人者所當恕所著有四書埤傳書經便註洨濱文集語錄等書都御史毛介川檄云大人以道爲心斯性分中莫非宇宙仁者與物同體故大化內無間形骸當斯世之橫流屹斯人之壁立蓋實錄云

魏崑林曰寧昌文風在真定爲最盛皆浚濱先生
培植之力也今書院學田猶有存者其語錄遺失
余於京師鬻故書得之付蔡子虛刻以行世

李仲仁先生

先生名天麟字仲仁順天人萬歷壬寅爲關南守發明理學言簡而盡醇而不雜平談一帙門人楊修齡校而刻之其論孔門宗旨只是求仁孔門求仁之旨惟顏曾獨得其宗顏淵領復禮之訓至於三月不違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曾子生平全副精神都用在仁故大學一書自格致誠正以及修齊治平渾然一仁也曾子傳之子思中庸一書始自天命而歸於位育終自下學而遞於天載亦渾然一仁也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曰仁人心也

學問之道求其放心七篇中無非此仁顏曾思孟而後得道統者惟四大儒周子太極圖分明畫出一箇仁來程明道曰學者先要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張子厚西銘一篇形容仁者天地萬物一體可謂曲盡朱晦庵以仁爲學以敬爲存之之道都是孔門家法若舍求仁之外別立宗旨恐非孔子與顏曾思孟授受之眞傳及周程張朱所爲願學孔子者也故有立志等篇十二則又繼之以體驗功課二十則所錄以適於仁之路者其在斯耶孫徵君先生曰自董江都而

下以至金忠節皆所稱學道人而各分尼山之一派
晚得仲仁若素相孚契者故急收之嘗恨吾鄉理學
一脈寥寥其人若仲仁名雖不著而北方之學者莫
之或先殆實勝而不求聞達者乎
尹會一曰先生論孔門宗旨只是求仁可謂深契
聖學之傳矣顏曾思孟之所以獨得其宗者大約
言本體處少言功夫處多功在思誠慎獨而強恕
乃其要也靜軒孫先生嘗教余體認三省章之忠
信爲本孩提章之愛敬最良聖門求仁審端用力
不外乎此余每三復斯言實覺須臾離之不可終

身由之不盡也

宋哲陽先生

先生名學道字仲明永年人幼喪母廬墓側三年人稱其孝早有慕道之志萬歷庚戌登進士授長子縣講學育才文風丕變以孝友禮讓教民調封邱塞河有功民尸祝之嘗上宰相書二千餘言謂邊事之壞皆由於宰相之不能用人語甚剴切故當路以古君子儒今循良吏薦丁繼母艱家居搆興學社與生徒講格致精一之旨士類景從著中語心語廣道詮根心解與學社編等書行於世號哲陽先生卒年六十有二

趙忠毅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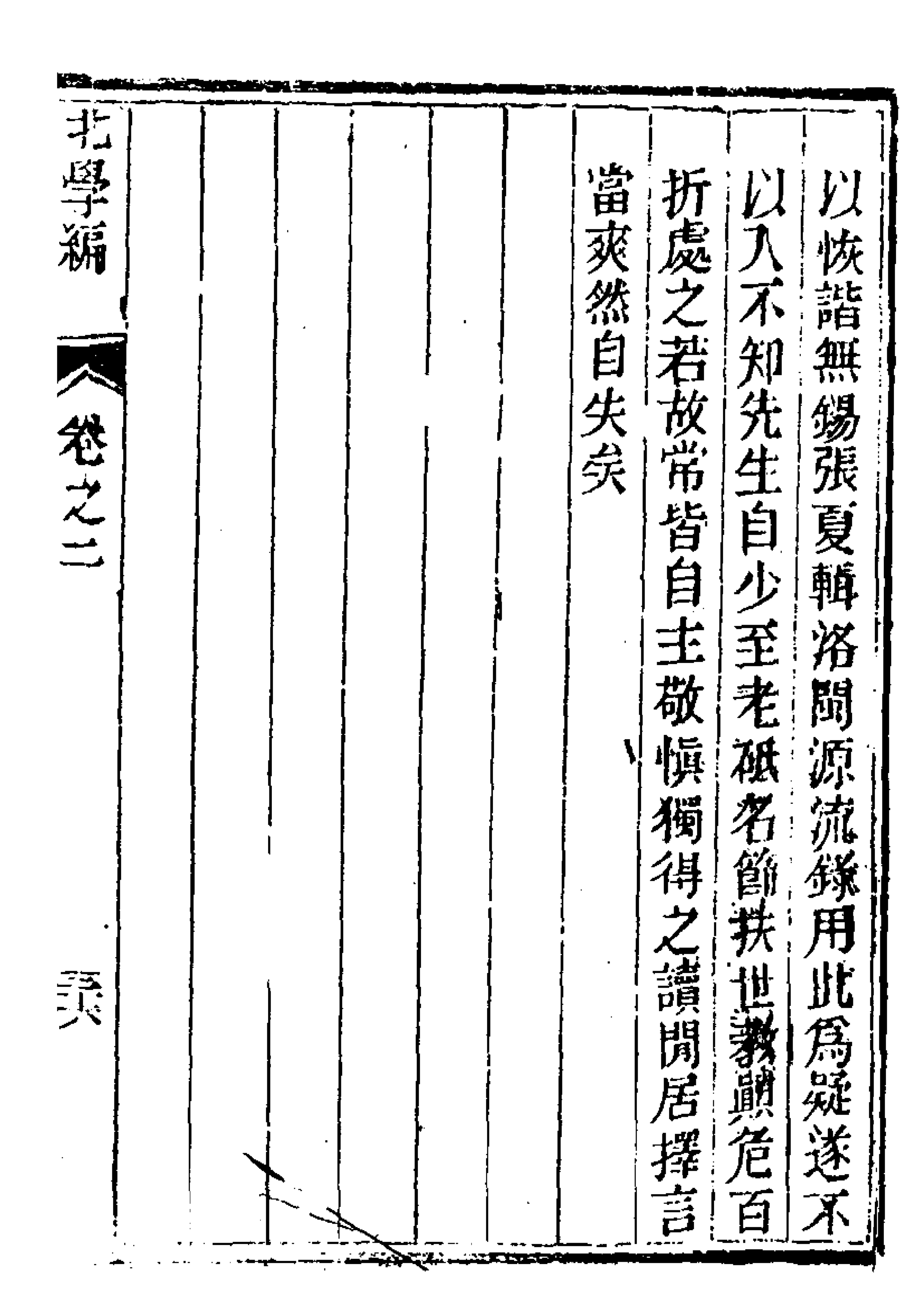
先生名南星字夢白號儕鶴高邑人卓犖負氣節以文章爲當世所推服問字者趾相錯萬歷甲戌進士除汝寧推官陞戶部主事張江陵臥病朝士建醮祈安先生與同志戒勿往江陵歿調吏部考功引疾歸起歷文選員外郎疏陳天下四大害中所忝劾皆時相所庇給事中李春開駁之幾獲譴遂以病歸再起歷考功郎中主計典澄汰不假要津忤時相奪職行人高攀龍抗疏分別忠佞極言閣臣不當陰除異己鋤善類以空人國遂謫去助教薛敷教疏諍亦謫先

生林居以名教爲己任海內清名之士淹久不用者應和益廣而羣小疾其病己遂譁然以高邑爲質的天啟初郎家起太常少卿歷左通政工部右侍郎陞左都御史有申明憲職諸疏癸亥內察力絕情面作四兇議以處大猾十月進吏部尚書有再剖良心力挽干進諸疏推高攀龍總憲楊漣副院左光斗僉院鄒維漣夏嘉遇程國祥等入銓曹魏大中袁化中輩相次柄用羣小滋不悅會高攀龍以考覈回道御史虓闞之私人崔呈秀於是羣小合謀嗾魏忠賢曰東林必殺公忠賢怖且恚所謂東林者蓋指先生與攀

龍爲顧憲成東林黨也甲子冬假會推事盡逐東林
爲魏廣微陳九疇等誣陷與攀龍同罷閣臣孫承宗
疏謂兩臣去而出於上意則皇上之獨攬未必協於
天下之公去兩臣而出於惡兩臣者將內結外援天
下盡入其牢籠而大患立至不報乙丑以張訥及梁
夢環疏削籍提問鞫訊子甥皆遭痛捶太史錢士升
貽書護持始得謫戍代州子甥并發遠衛先生坐短
轅攜書篋至代僦居小樓顏曰吉祥掃除土室顏曰
味蘖齋杜門讀書不輟年餘崇禎改元肆赦遂卒戍
所贈太子太保謚忠毅公爲文章疏通軒豁能暢所

欲言至於排擊朋黨伸雪忠憤萬歷間推先生爲首其奏疏有曰臣年已八十矣每日與人爭執若少年不曉事者然時危如此不救何待年老如此不做何待其學守蓋晩年益厲不爲少挫也生平著書多散佚其閒居擇言有云聖學之要一敬盡之矣大學中庸之愼獨敬也敬於人之所知而忽於人之所不知非敬也愼獨乃謂之敬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愼獨也此道甚易簡人人所知而不能行觀先生之言則其所得可知矣

尹會一曰世傳先生家居恢奇跌宕閒爲詩謠雜



以恢諧無錫張夏輯洛閩源流錄用此爲疑遂不以入不知先生自少至老砥名節扶世教顛危百折處之若故常皆自主敬愼獨得之讀閒居擇言當爽然自失矣

魏樂吾先生

先生名大成字時夫號樂吾栢鄉縣人十五歲補諸生父衡山公令入國學以友天下士七試京兆不第乃歸里門靜坐攤書人罕見其面事父母以孝著庶母弟業拓落先生飲食教誨備極友愛嘗著養生弗佛二論其弗佛論略云佛產西域自謂能徹性除生死其說之大旨在無生二字謂有生即有滅有生即有死惟無生方無死所謂歷萬刼而嘗存者以此也孰知世界全在生之一字自太極動生陽靜生陰生生化化萬彙萬品夫婦父子君臣上下舉由此出如

胥遵無生之旨則天地萬物不幾於息乎吾儒精一傳心乃聖人眞脈彼之所寶曰去貪去嗔去癡其錬曰住曰定曰慧不過竊吾儒懲忿窒慾破愚及定靜安慮之緒餘耳儒道既明將焉用之學士大夫有化民成俗之責烏可不嚴此禁乎年七十五卒崇祀鄉賢子純粹萬歷間爲名侍御

鹿江村先生

先生名善繼字伯順號乾嶽定興人祖久徵御史以諫諍父正黨禍作傾身急左魏諸公難所謂鹿太公者也先生性端方謹慤少師祖父讀王文成傳習錄而契之慨然有必爲聖賢之志與容城孫鍾元先生爲友砥礪名行人非之不顧也每談說經旨曲折盡變動中妙理同儕謂其能記憶也先生曰只是要醒如何要記醒的如何是我則由我而周程而孔孟而湯文堯舜無不覿面以相質六經四書皆我註脚夫豈有疑於心乎萬歷丙午舉於鄉癸丑成進士與吳

郡周順昌僕被蕭寺雞鳴風雨以節義相期勉選戶
部山東司主事掌鹽法爬剔利病洞悉源委丁內艱
毀幾滅性服除補戶部主事署廣東司事遼左方闕
餉輒發金花餉遼神宗震怒遂降調一時省臺大列
諸正人無不爲公訟言者解官歸門人日益進每以
尋孔顏樂處爲立教提綱泰昌改元復原官與新餉
清操絕俗尋改兵部職方主事時遼陽初陷中外洶
洶先生爲大司馬草疏請逮某斬某以伸國法會王
象乾以大司馬行邊因用慶弁與職方郎耿如杞左
職方持之力首撰葉向高擬司官不得遏阻之旨乃

上書向高言邊疆之壞由於債帥中外諸貴人入其債而請求於職方職方自愛其官不得不徇諸貴人之請今幸得一憂國奉公不徇情面之人反奉不得遂阻之旨胥天下以職爲市承無不債之帥自此一言始矣勿謂能遂阻之司官爲易得去能遂阻之司官爲小失也向高詔其刺己怒己而屈服焉歲壬戌孫高陽以閣臣理部事請逮逃臣熊王於法先生舉手加額迄高陽自請督師遂請從適吏部缺司官羣欲挽之先生不可曰軍中無苦樂但問所從誰相公一日在師中某當一日在幕中高陽嘗云寻居東拓

地四百里敵退七百里無一不出伯順經畫而口不言功功亦不及僅以久次轉員外陞武選司郎中而忌高陽者百計阻之遂與高陽歸家居四年與孫徵君辨析質問痛除將就冒認影響浮游之病一言一動觸處逢源崇禎初起爲尚寶司卿陞太常寺少卿管光祿寺丞事細大兼營到處修明職掌未三載復請告歸先生遇事無所假借論學以認理爲主而言理即在事上其所自得可知矣先是神廟末年高景逸馮少墟鄒南臯講學京師同志者邀先生旣而閣相戒不言朝政不談職掌先生曰離職掌言學則學

為無用之物聖賢為無用之人矣遂不往後數年與景逸偶遇於朝房辨析疑義景逸恨相見晚具疏薦以佐高陽丙子秋七月寇興破是時先生移疾江村無城守之責毅然授兵登陴守七日而城陷兵挾刃逼先生不為動遂死之孫高陽聞而哭曰余向悉伯順之一窮通忘毀譽今乃親見其死生不二乎當事者以殉義聞詔贈嘉議大夫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專祠賜祭諡忠節所著有四書說約認眞草三歸草行於世門人陳鋐杜越孫立雅等輯先生年譜二卷子化麟舉辛酉順天鄉試第一伏闕訟父忠不

勝喪死

朱勉齋先生

先生名之馮原名之裔字德止號勉齋順天人弱冠登賢書天啟乙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督催河西務事竣羨餘强半胥役以陋例請正色叱之入公帑以備縮額時逆閹魏忠賢用事遣其爪牙督理漕事勢張甚先生略不爲禮其人見先生少年風骨稜稜咋舌而去丁卯丁父艱歸里襄事後鍵戶讀性理諸書每言爲聖人之學舍此無繇庚午服闋先是逆閹時三殿工成羣臣濫冒加級先生在疚未及加至是應補疏辭有相忌者遂降浙江布政司理問未幾陞行

人遷山東少叅時海右戒嚴先生率屬沿岸修治墩堠造甲仗火器沂水爲盜事株連無辜幾傾一邑先生設法獲眞盜一訊即服無辜者盡釋進萬壽表入京時東兵將薄山東乃單騎北上已卯正月兵圍省會先生母妻在歷下聞城破妻馮氏先投井死姑亦絶粒死先生聞變亟奔至歷扶柩徒跣入都葬畢廬墓側晨昏泣呱呱三年如一日也辛巳起補山西副憲以馮宜人節烈不復娶赴晉衣布茹素如廬墓時河東與秦豫接壤烽火無虛日先生飭備甚嚴宗室朱全宇招納亡命焚掠村社遥與秦中賊通撫按以

其宗室不敢問先生知廢弁謝鳴進盛善召至膝前諭以大義遂擒全宇殺之四境帖然晉撫蔡懋德醉心理學先生嘗戎馬倥傯建河東書院與諸生講經史著在疚記與蔡公遥相印證壬午賊事孔亟陞都察院巡撫宣大先生抵宣郎簡將領之庸怯者核糧册之虛冒者衆爲肅然未幾東兵入陵寢戒嚴先生親擐甲進關防護上還內臣慰勞所賜銀幣分犒諸將卒兵退還鎮時宣鎮兵餉久缺司餉主事張碩抱棄失軍心一日露刃大噪羣起縛之先生亟出撫衆兵羅拜泣陳且曰惟我公在我輩不敢叛耳先生向

商民借貸以給其餉立斬首惡七人糾張碩抱貪冠
下獄總兵唐鈺不法先生指其罪狀上令械繫之甲
申正月流賊攻潼關秦督孫傳廷敗潰二月初八日
太原報陷蔡懋德死之先生設位哭二十二日報寧
武陷周總兵遇吉舉家巷戰死先生嘆曰此眞男子
也即露宿城頭分兵扼險三月一日大同逆鎮迎降
撫臣衛景瑗不屈死道臣朱家仕偕妻投井死人心
震撼先生集文武紳士於城樓設太祖高皇帝位歃
血誓死守集軍民諭以大義並闖賊之貪虐衆感泣
檢臥所止衣被一篋出犒兵存公服一襲付中軍官

曰脫有不幸用以裹我監視內臣杜勳總兵王承胤
以降請先生大罵之賊薄城下先生率標兵北面背
城用砲擊賊所傷無數十一日叛監叛鎮開南門迎
賊入軍民潰亂勢不可遏左右環哭擁行先生曰離
此一步無死所矣遂登北城樓絕頂易公服南望九
此一步無死所矣遂登北城
叩寫遺疏並家書付提塘官令縋城而下揮衆去解
腰帶自縊遺疏猶陳收人心培氣節之策其家書則
囑子弟讀經世書估畢之學無用呂新吾先生呻吟
語不可不讀我以死報國此心慊然無憾也先生登
登科名與史公可法同恂恂如處女而好學知兵清

節無不同又同捐生以完古今之大義一時一地兩見偉人古所未有也

金忠節先生

先生名鉉字伯玉先武進人後籍順天少有慧質讀書月數行下天啟丁卯舉順天鄉試明年戊辰成進士乞教授爲讀書地授揚州教諸生先德業而後文藝轉國子監博士陞工部主事命修理安定四門軍器時中官張彝憲總理戸工二部錢糧令建公署向諸司官索儀注先生疏力請止之謂廉恥不可不維浮費不可不惜不報彝憲莅任移檄兩部司官行謁見禮先生具監臣移檄非體疏極言彝憲抗顏昧心妄自尊大遂告病回籍彝憲以驗放火器炸損誣參

竟落職先生自訟一疏閉門讀書究心物理性命之學悉取五經四子書暨諸儒語錄研思博覽於易尤獨有所窺嘗言善易者不談易也劉宗周爲少司空嘗就先生論學與陳龍正史可法朱之馮道德經濟互相勸勉先生貧約自甘所居不蔽風日中外有以起廢言者先生絕不問讀書之外輒靜坐每謂人曰人苦不學學則未有不日進者性至孝父嘗病衣不解帶者數月辛巳父卒於丹陽號泣奔喪煢然骨立服除補兵部車駕司主事巡視皇城職司禁門守軍先是皆中使虛冒先生下令嚴禁代者懲不到者革

中使畏其剛直相戒勿犯逆闖陷大同先生疏請撤
宣府中官監不報未幾內監迎賊宣府失守先生謂
其弟曰宣鎮陷都城不守矣我死分也惟無以處母
目不瞑弟欲奉母隱母不允曰我受皇恩爲命婦決
無生理宅中井可入也城陷易朝服拜母而哭曰兒
職在皇城他非死所趨至御河邊賊已入先生指賊
大罵躍入水死年三十有五母章知先生殉難即投
井死妾王氏從之先生生平訥訥然如不出口篤志
力行惟義所在則千萬人不可奪眞所謂學道人歟
有宋儒四子合刻行世弟鐄梓其遺集八卷

魏一鰲曰按伊洛淵源錄有王彥霖先生名巖叟大名人元祐中爲臺諫登政府正直不撓當世稱之墓碑本傳無存惟遺書前篇有其答問而其集中亦有記程夫子語數條又祭明道文有聞道於先生之語按畿輔人物考有劉汝功先生名大本完縣人倜儻有大志涫朴如愚恂恂雅飭自幼天資穎異讀書雖寒暑不倦淹貫經史尤邃太極圖說成化十九年領鄉薦授隴西知縣改廣陵諭安陸皆有政聲喬還一先生名中和內邱人生有志性讀書能參人必求慊獨知而後已由貢士爲令

遷別駕郎致政而還與人處不立崖岸周人以急
無求後償絕形影於公府寇至則導鄉丁保要害
人服其略闊小大二塾遠近來學者寒暑不倦晚
年學易獨出心解爲說易編